

花月痕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内 容 简 介

作者魏秀仁(1818—1873),字伯肫,一字子安,又字子敦,号眠鹤主人,眠鹤道人,又号咄咄道人,不悔道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自幼随父研习经史,道光丙午(1846)中科举人,后屡试不第。曾任省府要职,后又执教,同治元年(1862)返乡,仍从事教学和著述,终在贫病潦倒中死去。其著作除《花月痕》外,尚有《石经考》、《陔南山馆诗话》等。

《花月痕》系近代长篇小说。又题《花月痕全书》、《花月姻缘》、《花月痕全传》。共 52 回。叙写韦痴珠、刘秋痕与韩荷生、杜采秋两对才子、妓女穷达升沉迥然不同的经历。韦痴珠风流文雅而怀才不遇,终身潦倒,困顿而死,刘秋痕也以身殉情;韩荷生伟才硕学,得到达官贵人赏识而飞黄腾达,立功封侯,其所狎妓女采秋亦从归而封一品夫人。在鲜明的对比中,寄寓了作者怀才不遇之感和对功名利禄的渴望与追求。作品为我国第一部以妓女为主要人物的长篇小说,内容上虽属“狭邪”,但在艺术上善于通过人物的行动和神态变化揭示人物的心理;语言流畅优美,极富表现力。近代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称“最初写小说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

目 录

花月痕

第一回	蚍蜉撼树学究高谈 花月留痕稗官献技	(3)
第二回	花神庙孤坟同洒泪 芦沟桥分道各扬镳	(7)
第三回	忆旧人倦访长安花 开钱筵招游荔香院	(13)
第四回	短衣匹马岁暮从军 火树银花元宵奏凯	(22)
第五回	华严庵老衲解神签 草凉驿归程惊客梦	(29)
第六回	胜地名流禊修上巳 金樽檀板曲奏长生	(36)
第七回	翻花案刘梧仙及第 见芳谱杜采秋束装	(44)
第八回	吕仙阁韩荷生遇艳 并州城韦痴珠养痾	(53)
第九回	矧礶水阁太史解围 邂逅寓斋校书感遇	(60)

第十回	两番访美疑信相参 一见倾心笑言如旧	(67)
第十一回	接家书旅人重卧病 改诗句幕府初定情	(75)
第十二回	宴水榭原土规构衅 砸烟灯钱同秀争风	(83)
第十三回	中奸计凌晨轻寄柬 断情根午夜独吟诗	(91)
第十四回	意绵绵两阕花魂词 情脉脉一出红梨记	(98)
第十五回	诗绣锦囊重圆春镜 人来菜市独访秋痕	(110)
第十六回	定香榭两美侍华筵 梦游仙七言联雅句	(120)
第十七回	仪凤翱翔豪情露爽 睡鸳颠倒绮语风生	(130)
第十八回	冷雨秋深病怜并枕 凉风天末缘证断钗	(140)
第十九回	送远行赋诵哀江南 忆旧梦歌成秋子夜	(150)
第二十回	陌上相逢拏帷一笑 溪头联步邀月同归	(159)
第二十一回	宴仲秋觞开彤云阁 销良夜笛弄芙蓉洲	(170)
第二十二回	秋华堂仙眷庆生辰 采石矶将军施巧计	(183)

第二十三回	帘卷西风一诗夜课 云横秦岭千里书来	(194)
第二十四回	三生冤孽情海生波 九死痴魂寒宵割臂	(205)
第二十五回	影中影快谈红楼梦 恨里恨高咏绮怀诗	(213)

第一回 蚍蜉撼树学究高谈 花月留痕稗官献技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漠然寡情之人乎？自習俗澆薄，用情不能專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且相率而為偽，何況其他！乾坤清氣間留一二情種，上既不能策名于朝，下又不獲食力于家，徒抱一往情深之致，奔走天涯。所聞之事，皆非其心所愿聞，而又不能不聞；所見之人，皆非其心所愿見，而又不能不見，惡乎用其情！

請問看官：渠是情種，嗟然墜地時便帶有此一點情根，如今要向何處發泄呢？吟風嘯月，好景難常；玩水游山，勞人易倦。萬不得已而寄其情于名花，萬不得已而寄其情于時鳥。窗明几淨，得一適情之物而情注之；酒闌燈灺，見一多情之人而情更注之。

這段話從那里說起？

因為敝鄉有一學究先生，姓虞，號耕心，听小子這般說，便稽然道：“人生有情，當用于正。陶靖節《閑情》一賦，尚貽物議；若舞衫歌扇，轉瞬皆非，紅粉青樓，當場即幻，還進什么情呢！我們原不必做理學，但生今之世，做今之人，讀書是為着科名，謀生是為着妻子。你看那一班潦倒名士，有些子聰明，偏做出怪怪奇奇的事，動人耳根；又做出落落拓拓的樣，搭他架子。更有那放蕩不羈，傲睨一切，偏低首下心，作兒女子態，留戀勾欄中人，——你想，他們有几个梁夫人能識蘄王？有几

个关盼盼能殉尚书？大约此等行乐去处，只好逢场作戏，如浮云在空，今日到这里，明日到那里，说说笑笑，都无妨碍，只不要拖泥带水，纠缠不清才好呢。你说什么情种，又是什么情根，我便情田也要踏破，何从留点根，留点种呢！”

小子笑道：“先生自知甚明，教人也还踏实，只是将‘情’字径行抹煞！试想：枯木逢春，萌芽便发；生公说法，顽石点头。无论是何等样人，比木石自然不同，如何把人当个登场傀儡？古人力辨‘情’、‘淫’二字，如泾渭分明，先生将情田踏破，情种情根一齐除个干净，先生要行什么乐呢？小子不敢说，求先生指教罢！”

学究勃然怒道：“你讲什么话！先王‘人情以为田’，这‘情’字你竟认作男女私情看么？”小子“嗤”的一笑，道：“先生，你怎的不记得上文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呢！大抵人之良心，其发见最真者，莫如男女分上。故《大学》言诚意，必例之于‘好好色’；《孟子》言舜之孝，必验之于‘慕少艾’。小子南边人，南边有个乐部，生用真男，旦用真女，燃椽烛，铺红氍毹，演唱《醒妓》、《偷诗》等剧，神情意态，比寻常空中摹拟，强有十倍。今人一生，将真面目藏过，拿一副面具套上，外则当场酬酢，内则迓室周旋，即使分若君臣，恩若父子，亲若兄弟，爱若夫妇，谊若朋友，亦只是此一副面具，再无第二副更换。人心如此，世道如此，可惧可忧，读书人做秀才时，三分中却有一分真面目，自登甲科，入仕版，蛇神牛鬼，麀至沓来。”

看官听着：小子说过“今人只是一副面具”，如何又说出许多面目来？须知喜怒威福，十万副面具只是一副铜面具也。然则生今之世，做今之人，真面目如何行得去呢！

你看真面目者，其身历坎坷，不一而足。即如先生所说那

一班放荡不羁之士，渠起先何曾不自检束，读书想为传人，做官想为名宦？奈心方不圆，肠直不曲，眼高不低，作此文章不中有司绳尺，言语直触当事逆鳞。又耕无百亩之田，隐无一椽之宅，俯仰求人，浮沈终老，横遭白眼，坐困青毡。不想寻常歌妓中，转有窥其风格倾慕之者，怜其沦落系恋之者，一夕之盟，终身不改。幸而为比翼之鹣，诏于朝，荣于室，盘根错节，脍炙人口；不幸而为分飞之燕，受谗谤，遭挫折，生离死别，咫尺天涯，赍恨千秋，黄泉相见。三生冤债，虽授首于 稟 街；一段痴情，早销魂于蓬颗。金焦山下，空传瘞鹤之铭；鹦鹉洲边，谁访玉箫之墓！见者酸鼻，闻者拊心，愚俗无知，转成笑柄。先生，你道小子此一派鬼话，是凭空杜撰的么！

小子寻亲不遇，流落临汾县姑射山中，以樵苏种菜为业，五年前，春冻初融，小子锄地，忽地陷一穴，穴中有一铁匣，内藏书数本。其书名《花月痕》，不著作者姓氏，亦不详年代。小子披览一过，将俟此中人传之。其年夏五，旱魃为虐，赤地千里，小子奉母避灾太原，苦无生计，忽悟天授此书，接济小子衣食。因手抄一遍，日携往茶坊，敲起鼓板，赚钱百文，负米以归，供老母一饱。

书中之是非真假，小子亦不知道。但每日间听小子说书的人，也有笑的，也有哭的，也有叹息的，都说道：“书中韦痴珠、刘秋痕，有真性情；韩荷生、杜采秋、李谡如、李夫人，有真意气。即劣如秃僮，傻如跛婢，戇如屠户，懒如酒徒，淫如碧桃，狠如肇受，亦各有真面目，跃跃纸上。”可见人心不死，臧获亦剥果之可珍；直道在民，屠沽本英雄之小隐。至如老魅焚身，鸡栖同烬；么魔荡影，兔脱遭擒；鼯鼠善缘，终有技穷之日；猢猻作剧，徒增形秽这羞，又可见天道循环，无往不复。冤有

头，债有主，愿大众莫结恶缘；生之日，死之年，即顾影亦渐清夜。

小子尝题其卷首云：

有是必有非，是真还是假。

谁知一片心，质之开卷者！

今日天气晴明，诸君闲暇无事，何不往柳巷口一味凉茶肆，听小子讲《花月痕》去也。

其缘起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花神庙孤坟同洒泪 芦沟桥分道各扬镳

京师繁华靡丽，甲于天下。独城之东南有一锦秋墩，上有亭，名陶然亭，百年前水部郎江藻所建。四围远眺，数十里城池村落，尽在目前，别有潇洒出尘之致。亭左近花神庙，编竹为墙，亦有小亭。亭外孤坟三尺，春时葬花于此，或传某校书埋玉之所。那年春闱榜后，朝议举行鸿词科，因此各道公车，迟留观望，不尽出都。

此书上回所表韦痴珠，系东越人，自十九岁领乡荐后，游历大江南北，西登太华，东上泰山。祖士稚气概激昂，桓子野性情凄恻，痴珠兼而有之。文章憎命，对策既摈于主司，上书复伤乎执政。此番召试词科，因偕窗友万庶常，同寓圆通观中，托词病暑，礼俗士概屏不见。左图右史，朝夕自娱。

光阴易度，忽忽秋深，乡思羁愁，百无聊赖。忽想起陶然亭地高境旷，可以排拓胸襟，也不招庶常同往，只带随身小童，名唤秃头，雇车出城，一径往锦秋墩来。遥望残柳垂丝，寒芦飘絮，一路倒也爽然。

不一会，到了墩前，见有五六辆高鞍车，歇在庙门左右。秃头已经下车，取过脚踏，痴珠便慢慢下车来，步行上墩。

刚到花神庙门口，迎面走出一群人，当头一个美少年，服饰甚都，面若冠玉，唇若涂朱，目光眉彩，奕奕动人。看他年纪，不过二十余岁。随后两人，都有三十许，也自举止娴雅。前后四个相公跟着，说说笑笑。又有一个小僮，捧着拜匣。痴

珠偕秃头闪过一边，举目瞧那少年，那位少年也将痴珠望了一望，向前去了。

痴珠直等那一群人都出了门，然后缓步进得门来。白云锁径，黄叶堆阶，便由曲栏走上。见殿壁左厢，墨沈淋漓，一笔苏字草书，写了一首七律。便念道：

“云阴瑟瑟傍高城，闲叩禅扉信步行。
水近万芦吹絮乱，天空一雁比人轻。
疏钟响似惊霜早，晚市尘多匝地生。
寂寞独怜荒冢在，埋香埋玉总多情！”

痴珠看了一遍，讶道：“这首诗高华清爽，必是起先出门那位少年题的。”再看落款，是“富川荷生”，也不知其姓名。正自呆想，只见一个沙弥从殿后走出来。

痴珠因向前相见，随问他：“可认得题诗这人？”沙弥道：“这位老爷姓韩，时常来咱们这里逛，陶然亭上也有他题的诗却不知道官名住宅。”痴珠道：“这言诗好得很，是个才子之笔。你对汝师父讲，千万护惜着，别涂抹了。”沙弥答应了，便随痴珠迤迤上陶然亭来。满壁琳琅，痴珠因欲读荷生的诗，且先看款。忽见左壁七律一首，款书“春日招芝香、绮云、竹仙、稚霞诸郎，修楔于此。”后面书“荷生醉笔”四字，不禁大笑，便朗吟道：

“旧时烟草旧时楼，又向江亭快褰游。
尘海琴樽销块垒，春城莺燕许勾留。
桃花如雪牵归马，湘水连天泛白鸥。
独上锦秋墩上望，萧萧暮雨不胜愁！”

痴珠想道：“此人清狂拔俗，潇洒不羁，亦可概见。惜相逢不相识，负此一段文字缘了！”沉吟良久，向沙弥要了笔砚。填《台城路》词一阕云：

萧萧落叶西风起，几片断云残柳。草没横塘，苔封古刹，才记旧游携手。不堪回首。想倚马催诗，听莺载酒。转眼凄凉，虚堂独步迟徊久！

何人高吟祠畔，吊新碑如玉，孤坟如斗？三尺桐棺，一杯麦饭，料得芳心不朽。离怀各有。尽泪堕春前，魂销秋后。感慨悲歌，问花神知否？

自吟一遍，复书款云：“东越痴珠，秋日游锦秋墩，读富川荷生陶然亭花神庙诗，枵触闲情，倚声和之。”写完，便掷笔笑向沙弥道：“韩老爷再来，汝当以我此词质之，休要忘了。”沙弥亦含笑答应，递上茶来。

痴珠兀自踱来踱去，瞧东瞧西。秃头道：“老爷，你看天要下雨，我们回去，路远着哩。”痴珠仰首一看，东北上黑云布满，遂无心久留，急忙下墩，上车而去。这且按下。

却说荷生，这日自锦秋墩进城，已有三下多钟。一路萧萧疏疏，落起细雨来。同行一为谢小林侍御，一为郑仲池太史，侍御因招荷生携四旦小饮顾曲山房。正上灯赌酒，只见青萍回道：“老苍头来接老爷回去，说‘明经略军营摺弁，送来经略书信，并聘金三百两，现在寓处，候老爷呈缴，且有话面回。’”荷生迟疑道：“明节相去岁挂印时，原欲邀我入幕，我彼时因春闱在迩，婉辞谢去。今有书来，想必还为这事，但教我怎样处呢？”侍御道：“现在词科既阻于时艰，归路又梗于烽火，何不乘此机会出都，未为不可。”一面催跟班上菜。荷生立起身道：

“菜已有了。二君偕诸郎多饮数杯，小弟且告辞回去一看。”侍御也不强留，吩咐提灯，送出大门，看过上车，方才进去。

看官听着：这明经略名禄，本是国家勋戚，累世簪缨，年方四十五岁。弓马娴熟，韬略精通，而且下士礼贤，毫无骄奢气习。五年前与韩荷生的老师、三边总制汪鸿猷先生一同出使西域。汪总制屡屡言及，生平得意门生惟有荷生一人，文章词赋，虽不过人，而气宇宏深，才识高远，曾在秦王幕府佐治军书，意欲招之幕中，又恐其不受羁束。彼时明经略已存在心中。后来倭寇勾结西域回部作乱，四方刀兵蠢动，民不聊生，汪公奉命防海，明公奉命经略西陲。临别时，经略向汪公求荐人才，汪公又把荷生说起，经略立时欲聘同行。荷生因要应鸿词科，不肯同往，经略心颇怅怅。不料回部日更猖獗，经略驻兵太原，一面防边，一面调度河南军务，接济两湖、两江、两广各道粮饷，控制西南，出入钱谷，日以亿万计。羽书旁午，所有随带文武及留营差使各官，虽各有所长，却无主持全局器量，因想起荷生是汪公赏鉴的，必定不差。近知词科停止，因致书劝驾。

荷生自旧腊入都，迄今已九阅月，润笔之绢，谀墓之金，到手随尽；正苦囊空，得此机缘，亦自愿意，遂定于九月十二日出都。

荷生此行，是明经略敦请去的，自然有许多大老官及同年故旧送赆敬、张祖席，自彰义门至芦沟桥，车马络绎。那荷生仍是疏疏落落的，带了老苍头贾忠，小童薛青萍，并新收长随索安、翁慎，一路酬应，到得芦沟桥，已是未末申初时候。

刚至旅店，适值门口拥挤不开，将车停住。只见对面店中一小僮服侍一人上车，衣服虽不十分华美，而英爽之气见于眉

宇，且面熟得很，一时却想不起那里见过。正在凝思，谢侍御及一班同乡京官，还有春庆部、联喜部相公们，一齐迎出，便急忙跳下车来。是晚即在行馆畅饮通宵。

次日起身，午后长新店打尖。到得房中，见新涂粉壁上有诗一首，款书“九月十二日，韦痴珠出都，计自丙申，宿此十度矣。感怀得句，不计工拙也。”想道：“这韦痴珠不就是十年前上那《平倭十策》这人么？”因朗诵道：

“残秋倏欲尽，客子苦行役，行行岂得已，万感在心曲！浮云终日闲，倦鸟不得宿。蓊门烟树多，芦沟水流浊。回首望西山，苍苍耐寒绿。”

看毕，叹了一口气，想道：“此诗飘飘欲仙，然抑郁之意，见于言表。才人不遇，千古如斯！”因触起昨日所见的人，“不知是否此君？看他意绪虽甚无聊，气概却还兀。我这回出都，好像比他强多，其实沦落天涯，依人作计，正复同病相怜也！”

兀坐半晌，只见索安回道：“护送营弁请老爷今日尖后换轿。”荷生想了一回，说道：“坐轿甚好，昨天误了半站，今日着他们多备两班夫，赶上正站，汝们迟到都不妨呢。”

看官，你道荷生要赶正站，是何意思？他记起芦沟桥上车那人，是在花神庙门口注意瞧他的，此刻因人想诗，因诗想人，恨不一下问明。岂知痴珠在都日久，资斧告罄，生平又介介不肯亏人；此番出都，因陕西是旧游之地，且与两川田节度公子有同游草堂之约，决计由晋入秦，由秦入蜀。把箱篋书籍，概托万庶常收管，自与秃头带一付铺盖，一领皮袍，自京到陕二十六站，与车夫约定，兼程前进。你道荷生大队人马，那里赶得上他？

正是：

大海飘萍，离合无定。

万里比邻，两心相印。

到底荷生、痴珠踪迹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忆旧人倦访长安花 开饯筵招游荔香院

话说痴珠单车趲行,不日已抵潼关。习凿齿再到襄阳,荀子训重来灞水,一路流连风景,追溯年华,忽然而喜,忽然而悲,虽终日兀坐车中,不发一语,其实连篇累牍,也写不了他胸中情绪,便口占一绝道:

“苍茫仙掌秋,摇落灞桥柳。
锦瑟惜华年。欲语碑在口。”

吟毕,喟然长叹。

秃头正在车头打盹,忽然回头道:“此去长安,只有十里多路,老爷进城,何处卸车呢?”痴珠想道:“西安尽有故旧,但无故扰人,又何苦呢?”便说道:“咱们进城找店吧。”

转瞬车到东门,刚进瓮城,忽见从城内来了一车,车内坐着一人,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故人,姓王,字漱玉,系长安王太傅长孙,与痴珠同年;这日要往城外探亲,适与痴珠同年;这日要往城外探亲,适与痴珠相值。两边急忙跳下车来,欢然道故。

漱玉因问道:“前月接万世兄信,知吾兄有蜀道之游,不想今日便到,如何走得这般快?但如今那里卸车呢?”痴珠未答,秃头在傍道:“老爷要找店哩。”漱玉道:“岂有此理。难道西安许多相好,都不足邀吾兄下榻么?”痴珠笑道:“不是这般说,小弟急欲入川,拟于此时竟不奉访,俟回陕时再与故人作十日之